

半生守古洞 遗址焕新生

——记江西文物安全守护人徐裕西

本报记者 曾庆华 通讯员 吴 庆

春日里，位于江西省乐平市涌山镇涌山村鸡公山的赣鄱古人类文化遗址游人如织。这里的文化遗迹与村内老街交相辉映，成为了当地热门的乡村旅游打卡点。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位八旬老人的默默付出——他叫徐裕西，已义务守护这处文化遗址39年。

鸡公山上有一座仙岩洞，洞内钟乳石垂挂、石笋林立，岩壁间留存着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石床、石枕等遗迹。徐裕西年少时便与仙岩洞结下了不解之缘。1959年夏天，15岁的他和伙伴到此探险，洞内的奇特地貌与人类遗迹，在他的心中埋下了好奇的种子。1962年，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前来考古，确认仙岩洞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还发现了“大熊猫一剑齿象”化石和打制石器。那段时间，徐裕西主动帮专家跑腿、整理资料，“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瑰宝”等专家的话，让守护仙岩洞的念头在他的心中萌芽。

1987年，仙岩洞被列为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让徐裕西下定了决心：“这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必须得有人守着。”从此，他便成了仙岩洞的“守护人”，日复一日巡山护洞。

守护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02年，徐裕西发现仙岩洞内有石器被盗，当即自费2000多元安装了大铁门，筑牢安全防线。不久后，山后水泥厂开山取石，爆破震得洞顶碎渣直掉。徐裕西与厂方几经交涉无果，便带着材料多次去省城反映情况，历经数月

奔波，终于让采石作业停工。“山要是炸坏了，老祖宗留下的遗迹就没了，我绝对不能让那样的事发生。”回忆起这段往事，徐裕西语气坚定。

这场风波让他明白，守护遗址不能光靠“堵”，要让遗址“活”起来，才能实现长久保护。他提出“以旅游促保护”的想法，与村里签订了50年的承包合同，决心将遗址打造成能够保护文物、惠及群众的旅游景区。

2009年起，徐裕西将毕生积蓄投入遗址保护，着手在鸡公山上修建水泥栈道和游客步道。鸡公山山势陡峭，无法以爆破的方式开山，只能靠人力开凿出石阶，修路非常艰难。徐裕西聘请数十位村民，用锤子、凿子在石灰岩层上一点点地掘进。施工期间，他曾遭遇山体塌方砸伤村民、茅草引发山火等险情，却从未想过放弃。年近七旬的他，每天往返山脚与工地两趟，无论严寒酷暑，不辞辛苦地奔忙在山上。几年过去，5公里的盘山石阶终于贯通。

在进一步施工的过程中，徐裕西有了不寻常的发现——在山体何处开挖，总能挖出陶片甚至完整的陶罐。2011年5月，考古专家据此在鸡公山发现了大量原始彩陶、夹砂夹碳陶、红陶、灰陶等文物，品类丰富、时间跨度大。消息一出，鸡公山再度引发考古学界关注，国内众多考古学家尤其是古陶瓷研究学者齐聚鸡公山，开展考古研究，召开高规格学术研讨会。

经进一步鉴定，这些文物中有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陶鼎足，有距今约3300年的商代陶片，还有距今约3000年的西周原始青瓷豆，为景德镇“瓷都”“瓷源”之名号提供了有力佐证。此外，专家还在洞穴中发现了约1万年前原始人类疑似划刻的痕迹，填补了当地古人类文明研究的空白。

“没想到通过自己的坚持得到的发现，吸引了那么多专家的关注。”徐裕西备受鼓舞，下定决心在鸡公山修建文化馆，让更多人了解这片土地的文明底蕴。

后来，徐裕西又在山上修建了亭台、展馆。为筹措资金，他甚至变卖了自己名下的5座加油站，陆续建成了古人类科普馆、古戏台、游客中心，成功将赣鄱古人类文化遗址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

在开发旅游的过程中，徐裕西始终坚守文物保护底线，发现文物第一时间移交当地博物馆。2025年，他将自己收藏的4000多件红色文化藏品整理出来，建成2000多平方米的红色文化馆，免费向公众展示。他说：“我想让年轻人知道，现在的好日子，是前辈们拼出来的。”如今，这里已成为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徐裕西的坚守，深深感染着周边的村民，大家有的主动捐出家里的老物件，有的加入了巡山护林、守护文物的队伍。当地形成了“人人护宝，人人传宝”的良好氛围。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徐裕西安排20多位附近村民在景区内务工，还引导村民在景区附近开农家乐、卖小吃。



2023年11月8日，徐裕西在鸡公山登山口“龙脉”景点向游客讲述自己保护文化遗址的经历。

通讯员 彭芳梅

一路走来，徐裕西获评“江西好人”“江西文物安全守护人”“瓷都好人”等称号，被当地人称为“当代愚公”。

近四十载寒来暑往，徐裕西作为赣鄱古人类文化遗址的忠实守护者，用半生时光践行着守护文明的承诺。他用脚步丈量鸡公山的每一寸土地，用双手守护古人类的文明印记，努力传递保护文物的理念，让沉睡千年的古遗址焕发新生。

多面手范树美的「共富」生活

本报记者 戚原 通讯员 孙红玲 李道群

“黄豆要先泡上一晚，再用石磨磨碎……”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白朝乡白马街社区的“共富工坊”里，50岁的范树美一大早便忙活起来，一会儿弯腰往灶里添柴，一会儿起身拿瓢往锅里倒酸水，一边向记者介绍自己做了几十年的老手艺。乳白色的豆浆在锅里沸腾着，空气中弥漫着豆香。

“酸水这么一点，它就会变成豆花了。我点的豆花儿很耐煮，压出来的豆腐也嫩得很。”范树美说着，手上的动作一刻不停。

“每天有点收入，心里才踏实。”范树美的话语透着朴实。在“共富工坊”的展示售卖区，一些手工编织的帽子和手包格外显眼，其中不少出自范树美之手。

“我们把附近有手艺的居民聚在一起，充分挖掘他们的特长。像范树美，擅长做帽子、手包，做得很好看，很受欢迎。”白马街社区党支部书记母丽蓉指着货架上的手工艺品说。

“共富工坊”采取订单制生产模式，聘请了10名本地优秀手艺人，每天可生产酸水豆腐、灰水米豆腐、手工凉粉等农特产品百余斤，最高月销售额3万余元。范树美做的豆腐和手工艺品，便从这里销售出去。

范树美还有一个身份——马马灯表演团队的老队员。

马马灯俗称“送瘟神”，是流传已久的民间驱瘟祈福灯戏。“我很喜欢热闹，喜欢耍马马灯，一耍就是十几年。跟着大伙儿一起耍，别提多舒坦了。”说起马马灯，范树美眼睛都亮了起来。

“过去，我们每年正月初一出门耍马马灯，耍到过完年就倒灯了。现在一年四季都可以耍，只要有表演需要，我们随时都能演起来。”

不点豆腐、不编工艺品、不要马马灯的时候，范树美还经常在家里给当木匠的丈夫打下手。“打磨、喷漆这些活儿，我都能干。”范树美说得轻描淡写，手上的功夫可一点不差，是丈夫的好帮手。

从豆腐坊到工坊，从田间地头到表演舞台，从木匠帮手到手艺人——范树美的日子，因多重角色而丰富、充实。

作为“多面手”的她，种地之外平均每月能增收千把块钱。钱虽不算太多，范树美很是知足：“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还能做这么多自己喜欢的事，我觉得很幸福！”

范树美的故事，是白朝乡探索“共富工坊”致富模式的一个缩影。这座占地76平方米的“共富工坊”于2025年4月建成，至今已带动周边农民种植黄豆、玉米等农作物百余亩，吸纳50余人就近务工，推动农民学习新技能、向产业工人转变。

以“强村带弱村”“一村带全乡”为抓手，白朝乡整合分散的资源，形成了“商家出单、工坊接单、村民做单”的模式。“村民在家能挣钱，村集体经济能壮大，商家食材更新鲜”的多赢愿景，正在白朝乡逐步实现。

“养鹅状元”富一方

——记吉林辉南庆阳镇养殖户牛铭的返乡创业路

本报记者 王天武 通讯员 郑宝春

目持怀疑态度。

不服输的牛铭并未被失败打倒。经过冷静分析，他发现商品鹅销售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而种鹅虽然养殖周期更长，但效益相对稳定。于是，他果断调整策略，将方向转向种鹅养殖，并四处请教专家，钻研养殖技术，不断积累经验。

2021年4月，种鹅开始产蛋了，牛铭总算松了一口气。他与种蛋孵化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待种鹅淘汰后再作为商品鹅销售。到了当年年底一算账，他不仅收回了之前的亏损，还盈利了8万多元。数额虽然不大，却给了他极大的信心——“这说明我的路走对了！”

此后，牛铭的养鹅事业在辉南县相关部门和庆阳镇党委、镇政府的帮助下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他熟练掌握了白鹅养殖技术，还摸索出一套成熟的循环养殖模式，养殖规模迅速扩大。

如今，牛铭养殖场存栏大三花种母鹅7800只、霍尔多巴吉种公鹅2000只，已成为辉南县最大的白鹅养殖基地。每只鹅利润约200元，牛铭养殖场年收入超过40万元。

做强产业 带动共富

“我觉得人趁着年轻就应该多闯一闯，干出属于自己的事业。养鹅是个好产业，我的心愿和梦想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强养鹅产业，带动父老乡亲致富。”牛铭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目前，他负责庆阳镇3座养殖场的技术管理和周边养殖户的技术

记者手记

牛铭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乡村是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在他自己深爱的土地上挥洒青春，带着“带头把产业发展好”的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在养鹅致富路上阔步前行，以不懈奋斗成就了梦想。

以双拐为足的儿科医生万延永

本报记者 张伟伟 通讯员 张爱文

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有一位家喻户晓的儿科医生，他自幼因小儿麻痹症致残，一生与拐杖相伴，却已在基层儿科岗位上坚守四十余载，以仁心仁术守护万千儿童健康，用无私奉献诠释医者担当——他就是赣榆区城西中心卫生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江苏好人”“江苏省百名医德之星”万延永。

万延永1966年出生在赣榆区青口镇的一户普通农家，幼年时因病落下残疾，比常人更懂得患病者的无助与对健康的渴望。当年基层医疗条件有限，不少孩子生病时得不到及时医治，目睹这一切的他暗下决心，以后要成为一名医生，为守护群众健康贡献自己的力量。

转眼到了1984年，万延永因身体原因无法参加高考，便自学逐梦，日夜苦读医学书籍。同年，他通过考试成为了乡村“赤脚医生”，正式踏上了行医路。1991年

从卫校毕业后，他进入赣榆区城西中心卫生院儿科，一干就是几十年。工作之余，他坚持通过自考、函授提升专业水平，从乡村医者一步步成长为群众信赖的儿科专家。

从医42年来，万延永始终把患儿放在心上，用真情守护生命。1995年，一名早产新生儿患硬肿症，家庭贫困无力医治。万延永为其垫付了医药费，还用热水袋、电热毯自制“保温箱”给孩子使用。经过连续10天的守护，万延永最终挽回了这个小生命。多年后，这个孩子考上了大学，特意给他打来电话报喜。这份跨越漫长时光的医患深情，温暖着万延永的从医岁月。

万延永始终坚持“开低价药，解决大问题”的行医准则，能用便宜药就不开贵药，能用简单的治疗方案就不选复杂的。一次，一个孩子患急性荨麻疹久治不愈，他仅开出几元钱的药便使其痊愈，高医药

德与高明医术被口碑相传。如今，万延永的门诊总是一号难求。

多年来，万延永因职业病历经多次手术，如今声带受损，腿脚也更加不便。即便如此，他依然坚守岗位，每个工作日一早都风雨无阻地骑上电动车从家中赶到医院。一次，万延永遭遇车祸，家人反复劝他休息一段时间，但他放不下对患儿的牵挂，稍作休整便重返诊室。“我舍不得这个岗位，更舍不得孩子们，只要能干事，我就会一直干下去。”如今即将退休的万延永，对自己的岗位充满眷恋。

身有缺憾，志无边界；医者仁心，大爱无疆。四十余载的坚守，万延永以拐杖为足，走出基层行医路；以仁心为灯，照亮儿童健康梦。从“赤脚医生”到儿科名医，他几十年如一日践行医者的誓言，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凡的成就，成为了群众尊敬的道德标杆。

方寸窗口见初心

本报记者 查燕荣 通讯员 管健祚

在新疆拜城县公安局户籍服务窗口，户籍警薛丽娟以十余载的默默坚守，让小小的窗口成为了服务群众的“暖心驿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薛丽娟以耐心、细心与责任担当高质量完成繁杂琐碎的业务，守护着万家烟火。

户籍窗口直面百姓，前来办事者心态各异，有人因急事焦急万分，有人因流程不熟慌乱无措，有人连自己的具体办事需求都无法表达清楚。面对形形色色的办事者，薛丽娟始终面带微笑、柔声细语、不急不躁、耐心倾听，认真梳理每一个诉求，以温柔化解急躁，以专业解答解除困惑。她常说：“群众的期盼，就是我们奔跑的方向。”朴实无华的话语，藏着她无数次为群众“多走一步、多帮一点”的责任与担当。

曾有一位异地办事者以焦急、无奈的语气打来求助电话，称自

己亟须办理亲属关系证明，却因路途遥远、事务缠身无法亲自往返拜城，不知如何是好。薛丽娟急群众之所急，当即启动了跨域协查流程。为了找到尘封多年的档案，她积极联系偏远乡镇派出所，一次次沟通对接；为了加快办理进度，她一通电话跟进协调，一个个环节紧盯落实，不仅顺利为办事者开具了亲属关系证明，还细心地发现了其未办理亲属死亡户籍注销业务，主动帮其一并办结，做到了“让群众少跑一趟路，少费一份心”。

在薛丽娟的服务理念中，为民服务不是单纯的“照章办事”，还要主动换位思考，努力为群众排忧解难。一次，一位旅居澳洲的拜城女子身患重病，无法回国办理户籍迁出业务，远隔重洋的难题使其一筹莫展。薛丽娟了解到这一特殊情况后，主动打破常规办理流程，先

后十余次开展跨省沟通协调，积极对接相关部门，反复研究政策、梳理流程，最终通过特事特办，成功帮办事者解决了这桩跨越山海的难事。

十余载春秋流转，薛丽娟扎根方寸窗口，每天重复着出生登记、户口迁移、政策咨询等工作，看似平淡无奇，却件件关乎民生。她深知，户籍服务窗口连着孩子入学、青年成家、老人社保等千家万户的大事小情，每一笔业务的办结，都是一份民生期盼的兑现，每一次耐心的服务，都是一次初心的践行。

方寸窗口虽小，却承载着为民初心；平凡岗位虽简，却彰显着责任担当。一次，一位旅居澳洲的拜城女子身患重病，无法回国办理户籍迁出业务，远隔重洋的难题使其一筹莫展。薛丽娟了解到这一特殊情况后，主动打破常规办理流程，先

在吉林省辉南县庆阳镇吊鹿沟村的山上，林间空地上不时传来“嘎嘎嘎”的欢叫声。这里是辉南县最大的白鹅养殖基地，年轻的“鹅信”牛铭正穿梭在大棚之间，仔细查看白鹅的健康状况。从养第一批种鹅亏损4万多元，到如今利润超40万元、带动周边农户共同致富，这位“90后”在山林间书写了一段精彩的创业故事。

选定项目 毅然返乡

出生于1995年的牛铭，毕业于吉林省畜牧兽医学校畜牧兽医专业，后进入江苏一家大型养殖企业担任技术员，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和勤奋努力的精神，很快便月薪过万。

然而，漂泊在外的他十分想家，认为家乡才是自己的根、自己施展才华的天地。2019年，在外打拼近十年的他作出了一个让周围人颇感意外的决定——返乡创业。

“养鹅是东北地区一个前景比较好的产业项目，在辉南县方兴未艾，而我的家乡庆阳镇具有养殖大鹅的良好地理环境，我就选择了养鹅产业。”牛铭说。

在一片反对声中，牛铭毅然回到家乡，用打工期间的积蓄和贷款承包林地，建起养殖大棚，注册了牛铭养殖场。

创业艰难 终获成功

2020年5月，他购进了第一批3000只种鹅。为节省资金，他没有聘请工人，在养殖大棚外搭起床铺，与鹅同吃同住。投料饲喂、清扫圈舍、消毒防疫……所有的活儿他都亲力亲为，边干边学。

然而，残酷的现实很快便给他泼了一盆冷水。第一批鹅出栏时，价格受市场行情影响持续低迷，最终亏损了4万多元。周边村民议论声四起，对他的创业项